

大神执行官

DASHEN
ZHU XING GUAN

夏日紫 作品



白睿，你可曾有一刻
注视着我的仅仅只是我？

越青鸾真的有存在过
吗？我到底是谁？我
又该去向何处？

来自异世界的大神执行官 VS 寄住少年身体的少女之魂

【不明真相的师兄 / 身体被占的师弟 / 恋人灵魂碎片的诱惑】
封印意外开启，青鸾被迫开始了捉妖师生活……

实力畅销女王夏日紫魔力作
黑暗蓄谋已久，真相即将揭开……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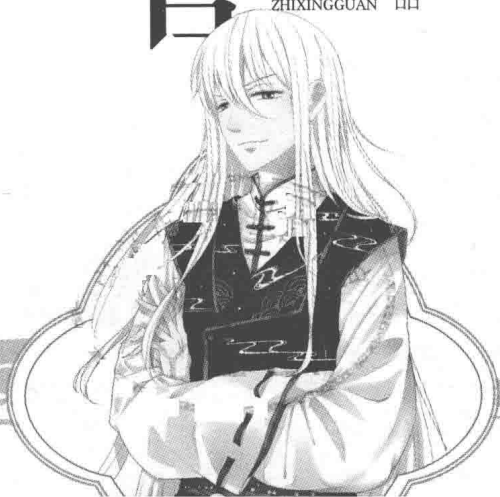
咪咕阅读



大神行 执行官

夏日紫
作品

DASHEN
ZHIXINGGUAN

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神执行官 / 夏日紫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16.4

ISBN 978-7-221-11886-8

I. ①大… II. ①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65771号

大神执行官

夏日紫著

出版人 苏桦

出版统筹 陈继光

选题策划 胡晨艳

责任编辑 陈继光 黄蕙心

流程编辑 黄蕙心

特约编辑 菜秧子

装帧设计 昆词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,
邮编: 550081)

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
开本 889×1194毫米 1/32

字数 214千字

印张 7

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

印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1-11886-8

定价 24.80元

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策划部0851-86828640

本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联系电话: 0731-82755298



大神行 执行官

001 | 第一章 / 奔跑吧，衰女

012 | 第二章 / 中国好师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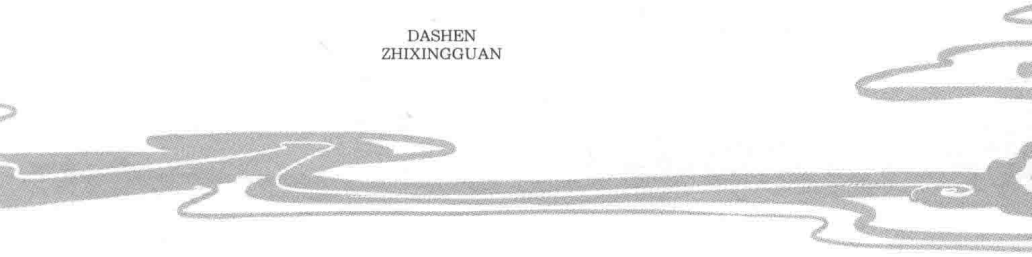
024 | 第三章 / 欢乐捉妖人

033 | 第四章 / 十二道妖味

054 | 第五章 / 非妖勿扰

064 | 第六章 / 师兄，去哪儿啊

DASHEN
ZHIXINGGUAN





大神行 执行官

090 | 第七章 / 神兽来了

117 | 第八章 / 蒙面妖王

135 | 第九章 / 极限挑战

162 | 第十章 / 神兽有约

178 | 第十一章 / 冲上云霄

199 | 第十二章 / 花儿与少女

DASHEN
ZHIXINGGUAN



第一章 奔跑吧，衰女

DASHEN
ZHIXINGGUAN

黑漆漆的乡间小路穿越一望无际的开满彼岸花的原野，就像一块鲜红的地毯上烧出一条长而丑陋的伤疤。赤日将大地炙烤得火热，远方的天地交接处散发出道道灼灼闪耀的白光，空气像蜜糖一样厚重，层层包裹着早已疲惫不堪的我，沉重的双脚仿若行走在泥潭之中。

这场循环往复的梦境，我已经梦过无数次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会做同一个梦，也不知道梦里的我在寻找什么，只觉得梦中的自己好像一具没有灵魂的皮囊，心里和身体里都空荡荡的。

狂风乍起，黑暗如巨大的海浪般从天边迅速蔓延，深知无法逃脱的我只能安静地闭上眼睛，再次等待被它吞没的结局。

我醒了，从那个做了无数次的梦中再次醒来。

大概有一两分钟，我无法分辨自己的眼睛究竟是睁开还是闭着的。

无法形容的黑暗让我怀疑自己是否仍被困在梦里。

我坐了起来，揉揉自己酸痛的太阳穴，开始努力回忆。

我想起自己的名字叫越青鸾，小名青青，是明日高中的高一学生。今天是暑假开始的第一天，我和小伙伴们组织了一个“心跳一夏”的探险活动，活动的地点在城郊镇西山上那个盛传闹鬼的废弃山庄，活动内容是夜探山庄加撕名牌。

谁能在恐怖山庄中待到天亮，并撕掉最多的名牌，谁就是这次活动的胜利者，将赢取整个暑期免费吃麦旋风的奖励。

老实说，如果早知道这闹鬼山庄是这副鬼模样，就算给我一暑假免费的哈根达斯吃，我也不会来。

从口袋里掏出一颗薄荷糖含在嘴里，我深吸几口气，让自己的心情尽量平复后才缓缓站起来。

“好，冷静一点儿，你一定能找到离开的出口。”我安慰自己，开始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摸索。

我是为了躲避小伙伴的追击，才藏进山庄中的一间房子里。

记得当初从这间房子外面经过的时候，里面好像亮着灯，推开门后才发现那是一面镶嵌在石壁上的镜子在闪闪发光。我好奇地把镜子从石壁上抠下来，结果一道耀眼的光从镜子中射了出来，刺痛我的眼睛，让我昏了过去。

醒来后，我就站在眼前的这片黑暗里了。

此时，我想过最悲剧的一种可能，就是我的眼睛可能被那道光刺伤，暂时失明，所以什么也看不见。

“啊！”

我被什么东西绊住，一下子栽倒下去，却并没有撞上硬邦邦的地面，而是跌在一个凉凉的软软的东西上。

是什么？

我困惑地撑起身体要去摸索，黑暗中却突然传来一道微弱的呻吟声：

“嗯……”

我惊恐地立马收回手，又重新趴下去，绷紧全身的神经，一动不敢动。

空气像凝滞了般。

“咚咚——咚咚——咚咚——”

强而有力的心跳声在一片静谧中显得异常清晰，我捂住胸口，发现那心跳声并不是自己的。于是，我循着声音将身体慢慢往上移，靠近声音发出的方向……

天啊，这里竟然有个人！

我惊恐地从对方身上弹起，缓了缓心神后才敢重新鼓起勇气，用力推道：“喂，醒醒！”

直到再次触碰到这个人的身体，我才察觉出他的体温比常人要低很多。

天啊，他不会死了吧？

不会是被我压死的吧？

突然冒出的想法顿时吓出我一身冷汗，身体条件反射地往后移，直到抵上潮湿阴冷的墙面才停下来。

“喂，你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啊？”我蜷曲起身体，嗓音颤抖地冲那个人喊。

黑暗中，没有人回答我。

我想到来之前听到的有关这个山庄闹鬼的传说——据说山庄很久以前是属于一个大户人家的，庄主老来得子却生了个傻儿子。老庄主为治好傻儿子，遍访天下名医，却都没有达成所愿。最后一个道士给了老庄主一道炼丹的方子，说可以让他的傻儿子变聪明。之后，老庄主就按照道士给的方子开始炼丹。

可用来炼丹的东西都是山中已经修炼千百年的灵物，这些灵物死后就变成怨灵聚集在庄子里。虽然傻儿子最后被治好了，但老庄主却意外死掉，而庄子也开始频繁出事，庄子里的人也一个接一个地死去……

“传说都是谣传，这世上哪有什么灵物，哪有什么怨灵？我是 21 世纪的好青年，我要相信科学！不要自己吓自己！”

我不停地告诫自己，试图把那些可怕的传闻从脑子里驱逐出去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不那么害怕。

我再次站起来，背过身去，紧贴着墙一点点侧移。

“只要找到门就能离开这里了。不怕，我一点儿都不怕……”我不停地对自己催眠。

蓦然间，一双冰冷的手抓住了我的脚踝。

巨大的恐惧从脚底瞬间蹿进我的大脑，直达天灵盖，最后化成一声惊恐的尖叫，冲破我的喉咙：“啊——”

“怨灵大人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我不过是路过这里，真的不是有心打扰大人休息，求您大人大量放过我吧！”我“啪”的一声跪下去，一边磕头一

边求饶，身体在黑暗中止不住地颤抖。

“你踩到我了……”冰冷的声音将炎炎夏日一下子变到数九寒天。

我急忙跳到一旁，继续磕头求饶：“对不起，怨灵大人！我是个瞎子，没看到大人的手，求大人放过我！”

打扰怨灵大人休息已是死罪一条，竟还不怕死地踩了怨灵大人的手？这次真是吃了砒霜再上吊——死定了！

过了很久，在我以为怨灵大人是不是又睡着的时候，他终于再次开口：“帮我把身上的毒牙拔掉，我或许不会杀你。”

杀我？他真有要杀我的念头？

妈，我想回家——

“哦。”强压下内心的恐惧，我怯怯地伸长了手臂在黑暗中摸索他的身体。

“嗯！”他闷哼了声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愠怒地说，“你碰疼我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瞎子新手，看不见，感觉也不灵。”

我想他一定伤得很重，当我不小心碰到他的伤口时，他才会用快要把我手腕掰断的力度抓住我。

“我会轻轻的，一定不再毛手毛脚了！求求您，放开我，好吗？”我开始哀求。

他没有再说话，握住我的手腕往上移，移过他的胸口，从他的鼻尖掠过后，来到了他的头顶。

不知道他要做什么的我，害怕得快要哭出来。

“把它拔出来。”他命令。

我的指尖碰到一个像冰块般透心凉的东西，一咬牙，我将那东西从他的发丝间拔了出来。

眼前忽然明亮了。

我怔怔地看着手中发亮的簪子，半天都没能缓过神来。

我没瞎？我能看到了？

“现在，你看得到了吗？”

他的声音将我的视线吸引了过去……就像明月从乌云后面露出来，就像彩虹挂在暴雨之后的天边，就像黝黑的山林升起万盏明亮的孔明灯……眼前这张绝美的脸，让我的思想和呼吸全都停滞了。

“再不动手，我让你变成真瞎子。”

他不悦地催促。我这才想起自己不被他杀掉的条件，甩掉脑中那种花痴的念头，提醒自己他不过是有着一副漂亮皮囊的恐怖怨灵，不要被外表欺骗了。

他的身上有一颗巨大的像野兽利齿般的毒牙。

毒牙通体发黑，如匕首般刺进他的肩膀，将他死死钉在地上。在发簪的诡异白光下，我甚至能看到毒牙四周弥漫着黑色的雾气。

握上这样的东西，不会让我也中毒吧？手纠结地停留在毒牙旁，我迟疑着不敢握上去。

拔出来也许会中毒死，不拔也许现在就被他杀死，横竖都是死，但求留个全尸……欲哭无泪的我闭上眼睛，咬牙握紧毒牙，屏住呼吸，用力一拔！

“噗！”

一股冰冷血腥的液体喷洒在我的脸上、头发上，吓得我立马丢掉手中的毒牙，手脚并用后退。

耳边响起一声长长的痛呼声，就像快要窒息的人终于恢复呼吸，从死神手中逃脱了般，之后就是长长的静寂。

他怎么没声了？

我忐忑不安地伸长了脖子去看，倒在一片血泊中的他安静得像是睡着了，披散在地上的一头红发正以诡异的速度从发尾开始变白。他的双眸依旧紧闭着，我无法判断他现在是否还有呼吸。

五分钟后，我的双腿开始发麻，于是悄悄站起来。

难道他已经毒发身亡，一命呜呼了？我揣测着，小心地盯着地上的他。

又过了五分钟，始终一动不动的他让我脑中逃走的想法疯长。

也许他真的去见上帝了！看，他的头发都已经全白了！

逃！趁现在赶紧逃！

我提心吊胆地踮起脚一点点后退，后退。

屏住呼吸，我用眼角余光瞥向身后不到五米远的大门，内心祈祷着，千万别醒，千万别醒……

“你要去哪儿？”

身体被人猛地推到墙上，后背和后脑勺儿撞击墙面的力度让我一时有些眩晕，缓过神来的时候……时间仿佛静止了……

这是怎样一双摄人心魄的金色眸子，深邃的瞳孔仿若星钻般熠熠发光。

被他盯着的刹那，我仿佛置身于连绵成海的樱花林，微风乍起，如雪的白色花瓣漫天飞舞。

可转瞬之间，他看我的眼神又发生了变化，那些在天空飞舞的花瓣好像变成冰冷的雪片，世界被人按下暂停键，成千上万的花瓣被冻结在半空，在我下一次呼吸前又狠狠地砸落地面。

“别杀我——”我本能地大叫，惊恐地抱头蹲在地上，“别杀我，我不想逃走，真的没想逃……”

我身体一轻，人已经被拎起，双脚离地。

我不敢看他的眼睛，更不敢想象自己接下来会有什么遭遇，除了哭泣和颤抖外，什么也做不了。

“别杀我，求求你，别杀我……”

凝重的恐惧像张密不透风的毯子，将我从头到脚包裹了起来。

他冰冷的指尖从我的脸上划过，仿若检查一件易碎的瓷器，动作缓慢而又小心翼翼。

“求求你，别杀我……”

他的指尖移到了我的唇上，迫使我停下抽泣。

他说：“睁开。”

我想他是要我睁开眼睛，可我不敢啊！我怕他有挖人眼球的癖好。

见我迟迟不睁，他忽然靠过来，紧贴着我的耳根，用低沉而又充满诱惑的嗓音又一次命令道：“青青，睁开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着我……”

这句话如羽毛般从我的心底拂过，引起巨大的涟漪，身体中了魔咒般，再也不受我的控制，双眼听话地睁开来，凝视着他的双眸。

脑中有无数个疑问，他怎么知道我的小名？为什么会这样看着我？他认

识我吗？为什么他的眼底升起了氤氲？为什么我有想去安慰他的冲动？

等等，安慰怨灵，替怨灵擦眼泪这种荒唐事，应该只是脑子一时抽风想想，不该付诸实践的！为什么我还真不怕死地那样去做了？

指尖触碰到他眼角的那一刻，我能感觉他的呼吸也像我一样停止了。

尽管他的眸底深处只有我的倒影，但我却觉得他看的并不是我。

这样的认知让我清醒过来。

我想，刚才的我之所以不怕死地接近他安慰他，目的是为了讨好他，求他放我一条生路。

就是不知道这样做，能不能奏效。

“.....”

我正要开口求饶，他却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用像是要将我镶嵌进他身体的力度将一头雾水的我拉进他的怀抱中。

长这么大，还是第一次跟异性如此亲密接触的我下意识要去推开他，他却更紧地收拢手臂，将拥抱变得更深。

“我说过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总有一天，我会找到你。”

暗哑而略带憔悴的声音从他薄削的双唇中，低低地溢出来。

这一瞬间，我感觉有把锋利的匕首从肋骨下方划过，我无法理解和形容它，只觉得呼吸陡然变得困难，胸口隐隐抽痛，眼前也开始乍黑乍明起来。

某种潜意识的恐惧让我用力推开他，下一秒，一种难以承受的痛苦从身体深处迸发出来，瞬间将我击溃在地。

“青青！”他蹲下来，紧张地将我抱起。

看着近在咫尺的这张脸，我的心涌出无法形容的悲伤，眼泪不明缘由地溢出眼眶，发簪无力地从手中滑落，视线和意识再次滑入无尽的深渊。

又做梦了，还是那个开满彼岸花原野的梦。

与以往不同的是，这次梦中有什么人牵着我的手。

我想看看他的脸，却只能看到逆光中他高大而坚毅的背影。

被他牵着的感觉，是那么温暖而安心，让我想到了失踪多年的父亲。

儿时总爱迷路的我，在大雨停歇的傍晚，在夏日炎热的午后，在寒风刺



骨的深夜……都是父亲找到因迷路而无助哭泣的我，牵着我的手，带我回家。

“父亲，是你吗？”我喃喃地问，他却沒有回答。

“父亲，你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不回家？你不要青青了吗？”我不放弃地继续问，却还没等到想要的答案，就从梦中醒来。

银白色的长发，金色的双眸，绝美的容颜……他还在我眼前，这证明之前的经历都不是我的梦境。

我依然困在这间古怪的房子里，被一个美艳的怨灵抱在怀里。

除了他的怀抱如冰山一般冷外，画面其实挺美好的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越青鸾。”我答。

与昏迷前的恐惧和莫名其妙汹涌而来的伤感不同，现在的我内心如水般平静。

他俯身再次靠过来，又仔细凝视了我很久后，叹息道：“你不是她。”

我终于明白他之前对我那样反常的原因，原来是认错了人啊。只是我不明白，被他认错的那个人跟他是敌，还是友？

这可是关乎着我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啊。

“那个……”刚一开口，他就手一松，毫不留情地丢下我。

对，就是用丢的！与之前温柔的公主抱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和力度！

这就是被人认错前后的巨大差距吗？

还好我心理承受力强，抗摔力也不差，拍拍屁股就重新站起来。

此时的他站在一个巨大的透明圆球面前，没有回头地对我说道：“过来。”

“哦。”我噘起嘴，极不情愿地走过去。

“你看，这里面是什么？”他抬手指向圆球的正中央。

没有什么兴趣的我，带着敷衍的态度将脸凑过去看。

透明球应该是某种能量体，如果再看仔细一些，你能看到球体内部流动闪烁的能量线。

它不会是什么新型的能量炸弹吧？

我猜想着，发现球体里竟然横躺着一个东西……那是一个人，悬浮在球体中央。

我眯起眼睛要去看清那人的脸，结果却看到……我自己？

我不敢置信地揉揉眼睛又贴近去看，看球中的那个“我”的穿着，看“我”身体上的任何一个细节，包括我来山庄前，右手背上的那个擦伤……天啊！真的是我？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我纳闷地回头问道，心想难道自己被复制了一个出来？

“如你所见，那里面的人就是你。”他用一种宣布死刑的语气僵硬地说。

“什么？”我一时无从理解。

“你是不是动了一面镜子？”他问，语气笃定。

我诚地点头。

“那不是面普通的镜子，是连接两个世界的大门。你把镜子从墙上抠出来的刹那，就连通了两个世界，而你的肉身就被禁锢在这里。”

“我听不懂什么世界，什么大门，只想知道那个‘我’是怎么回事。”我有些着急了。

“里面的就是你的肉身，而外面的你只是一缕随时都会消散的精神虚幻。”

“精神虚幻？”我思考着，“就是鬼魂？”

他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：“那是你们人类的说法。”

“怨灵大人——”

“扑通”一声，我虔诚地跪下去，抱住他的腿苦苦哀求：“上刀山也好，下油锅也好，给大人端茶倒水，砍柴煮饭，洗衣暖床也好，只要大人开口，我一定按大人说的去做！只求大人帮我恢复原状啊！”

他的表情有些愕然，大概是有点儿无法接受外表淑女的我做出如此没脸没皮的事。

脸皮是什么，活着才最重要啊！我不要像现在这样，快把我的肉身还给我！

他漠然地从我手中抽回自己的腿，站到一个安全的距离看着我说：“要想一切恢复原状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让两个世界的秩序都恢复原状，把从

我那个世界逃进你这个世界的垃圾清扫干净，门才能重新关上，你的肉身才能得到释放。”

我听得还是有点儿云里雾里的：“也就是说，只有让一切都回归原状，我才能拿回自己的肉身？可你说的，逃进我们这个世界的垃圾是什么？我又怎么将它们清扫干净？用吸尘器？”

他无语地扶额，另一只手向斜下方猛然张开，“嗖”的一声，那颗滴着血的毒牙就从地上飞到了他的手掌之中。

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隔空取物？他果然不是普通人。

“这就是垃圾。”他的金眸中跳跃着怒火。

尽管知道他现在心情不好，但我还是硬着头皮，不怕死地问：“我还是不太明白，在你的世界中，垃圾的定义就是你手中的毒牙吗？而逃到我的世界中的垃圾，就是这一颗毒牙？还是说其他地方还有这样的毒牙？又或者是其他像这种毒牙，或是跟这种毒牙同类的垃圾？”

“闭嘴！”

冷冷的两个字打断我无休无止的提问，下一刻，他手腕一转，将紧握的毒牙尖对准我的眉心，傲慢地说：“没有人敢如此挑衅我的耐性。听着，蠢货，你打开的是神兽大陆和现实世界的连接大门，而你所在的世界是我的祖先创造的。换言之，我就是你们世界的神。”

我好像有点儿听懂了，他要么是真的上帝，要么就是脑子进了水。

“哦哦，然后呢？”我配合地点头眨眼睛，鼓励他继续讲。

“而垃圾，就是在我的世界里犯了神规，被判有罪，必须要受罚的人。若不是因为你，他这会儿已被我钉死在惩戒柱上。是你，放走了他们！”他恶狠狠地瞪着我，一股凉气从我的尾椎骨直蹿了上去。

我咽了口唾沫，讨好地拍着马屁：“怨灵大人如此英明神武，再次抓住那个垃圾简直是轻而易举！他逃不掉的。呵呵。”

“收起你的傻笑。”他不悦地甩开我，一脸嫌弃。

“遵命怨灵大人！”我急忙捂住自己的嘴巴，收起脸上的假笑。

“我叫睿，”他像是思考很久、纠结很久才说出自己的名字，“白睿。不是怨灵大人。”

“是瑞雪的瑞，还是锐利的锐，还是睿智的睿，还是蝇蚋的蚋，还是……”

“停！”他再次受不了地叫停，蹙起眉头抱怨，“你话可真多。”

我吐吐舌头，不敢再说一个字。

其实我觉得自己的话并不多，只是问题多了那么一点点而已。

“第三种。”

他简短地告诉了我答案，却又用一种探究的眼神打量我，像是在等待我听到这个名字后的反应。

他的目光太凌厉，我无法假装自己没感应到，只能违背心意地说出恭维的话：“白睿，好名字，说明大人你是个睿智、睿敏、睿哲，还有睿达的人。”

他的表情有些失望“逢迎拍马，叽叽喳喳，贪生怕死，你一点儿也不像她。”

他又提到了那个“她”，她究竟是谁呢？

真的好想问问啊。

“那个……”我正要发问，脚下的地面就轰隆隆地震动起来。

他暗道声不好后，一把揽过我的纤纤细腰，带我飞了起来。

没错，他真的是在飞，身体就像根轻盈的羽毛悬停在能量球的正上方，而我们刚刚所站的地面已在顷刻间分裂下陷进深不见底的黑渊。

我害怕地闭紧眼睛死死搂住他，生怕他一松手，我就掉下去。

“结界要破了。”从睿的语气中听出，眼前的情况非常不妙。

“既然你会飞，就快带我离开这儿吧！”我更紧地抱住他，厚脸皮地撒起娇来，“求求你，拜托拜托啊！”

睿看了看快要破裂的结界，又看了看抱住他一脸惊恐的我，决定道：“也只能这样了。”

话音刚落，我就被他推了出去，整个人跌进一道长长的闪着光的隧道里，就像身处一台吸尘器的管道之中，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附着往隧道的另一头快速移动。

我惊吓得连连大叫，伸长手臂想要抓住同样也进入隧道中的睿，希望他能抓住我，让我停下……

“睿，救我——”





第二章

中国好师兄

DASHEN
ZHIXINGGUAN

一层白霜覆盖在已经破损的窗玻璃上，潮湿的墙壁上布满黑褐色的斑驳，屋顶的木头房梁也变形发白……我在一间散发着腐朽气味的破房子里醒来，阳光从破窗户射进来，微微刺痛了我的眼睛。

胀痛的脑袋让我不得不重新闭上眼睛，过了很久才又再次睁开。

看着自己映在地面上的影子，我安心地长吁一口气。

原来只是一场梦啊……

可这场梦境实在太真实了，我甚至到现在还能感觉到手腕上被睿握住的地方，仍残留着他特有的冰冷体温。

揉揉太阳穴，定定心神后，我看向四周。

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

我想从地上站起来，却因小腿上的伤口而差点儿跌倒。

奇怪，我什么时候腿受伤了？而且，我什么时候换了衣服？

我讶异地低头将自己从下到上地检查了个遍。

不对啊，这不是我的衣服啊，还有，这腰上的包包又是谁的？

难道是睿帮我换了衣服？想到这种可能，我的脸立马红了。

清醒点儿，越青鸾！睿不过是你梦里幻想出来的，他不是真实的，更不可能帮你换衣服！